

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八

南陵徐乃昌

魏相明堂月令奏

相奏故事詔書凡  
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

之奏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  
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  
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  
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  
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  
生生者圖故為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  
衡司夏人為禮禮者齊  
齊者平故為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

金為義義者成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

成者方故為矩謀者重中央之神黃帝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者誠誠者

直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

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饑秋與震治則

華冬與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與坎治則寇明王

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師古曰乘治也

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

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民

不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二怨禮讓可

興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自則

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

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

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

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

曰今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

夫臣昌師古曰蕭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

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

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士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

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

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

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

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

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

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

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

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

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

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探吏察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

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按月令之書雖起秦出然

先王之制存焉漢與頗用其略如春行寬大之令布

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囚類比日本之  
月令自高帝時有趙堯等分舉四時之制至是魏相明  
為宣帝言之其後李尋告哀帝謂朝廷忽於時月之令  
諸侍中尚書近臣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而盛夏斬人織  
者知王莽之必亡後漢陳寵魯恭亦嘗論  
此大略皆原於月令云○此篇論

董仲舒火災對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

二云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

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

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

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

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

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  
已見臯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  
三年五月相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事若曰燔貴  
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  
相釐廟亳社四者比臯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  
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  
毀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  
久矣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  
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  
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廼

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及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  
吾燔高園毀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  
災燔之况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毀猶燔災  
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臯在外者天災外臯在內者天  
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按漢儒  
自仲舒  
前未有言少異者故五行志云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  
陽為儒者宗愚謂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為天  
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為美惡之極與  
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至火災之  
對則傳會甚矣况又尊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尚德不  
尚刑者何其自相戾耶夫親親之驕僭近臣之專橫天  
豈無道以裁制之豈必誅殺而後快哉史稱仲舒居家  
推說其意少臯未上主父偃窮其書奏焉上召視諸儒  
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  
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其後淮南衡山

反上思仲舒前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  
誼顯斷於外不請既還事上皆是之史又言淮南衡山  
江都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  
人夫反謀不過數人而坐死者若是其衆豈非仲舒前  
言有以發帝之忍心與故於此篇存而  
不削以為後人輕言災異者之戒云

### 蕭望之兩電對

本傳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  
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

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  
雷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問之宴口陳災異之  
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  
下少府宋曾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云云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

魯君祭於天變宜亡此害

師古曰鄉讀曰  
嚮亡讀曰無

今陛下以聖

德居位思政求賢棄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  
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

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  
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  
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  
拜望之為謁者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軒  
下望之問狀高者請於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  
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扁田里所白奏皆可累  
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  
竟謀反誅望之浸益任用按望之此對顯指霍氏之辜  
適當上意故寵擢隨之嘗攻孝宣於在位二十五年災  
異衆矣而見於臣下之論奏者惟望之此對而已魏相  
輔政四方有災變輒奏言然神爵改元正弱翁居位之  
日不聞有所正救自是鳳皇集甘露降黃龍見無歲歲  
有豈珍符景貺誠若是其多邪始必有粉飾傳會以希  
媚悅者若黃霸之鸚雀是也及望之為御史大夫奏謂  
三公非人則三公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則有左  
遷之遺人以為慢丞相之故愚獨疑其以此許上旨蓋  
人主以瑞應為夸則必以災異為諱宜其歌頌者踵聞

而論爭者  
希闊也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

本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即位蕭望之周堪

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二人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恭顯所譖堪向下獄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徵堪向願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震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皆側目望之等更生擢為乃使外親上交事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大盛也前弘恭奏望之等獄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始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路塞矣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速更生繫獄坐免為庶人望之亦坐使子

上書恭顯白令詣獄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云云○時末光元年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直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沉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據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自竊見以下凡七八轉忠誠惻怛之意藹然見於言外非積於中者厚不能及也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和字乃一篇網紀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

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  
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  
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  
詩曰於穆清朝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  
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  
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  
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醴釐醴麥也始  
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  
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  
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狂勉彊以從王事則見憎  
毒謔愆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謹口  
愆愆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  
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又曰日月譖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  
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  
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  
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



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  
不自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  
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  
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  
來奔傷其禍歿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  
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  
六地震五山陵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  
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鷓退飛  
多麋有城赤鷓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  
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後大雨雹雨雪雷震

失序相乘水旱饑馑螽蟘蠹牛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  
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  
不可勝數也按此叙次有法故不各竟其元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芻  
戎伐其郊鄭傷柏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而

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  
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有其国安異  
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  
代之業招文孝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  
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諛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朝臣外午膠戾乖刺更相譏嘲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

書紛紛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  
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  
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  
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  
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  
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雲霧冥冥隕海水沸出  
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  
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  
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察春秋六年之中少異夫  
有耦如多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節

紛况其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  
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或  
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賢退羣枉  
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  
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  
雨雪鹿鹿見硯聿消與易同義昔者縣共工驩兜與舜  
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  
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

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  
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  
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  
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澳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  
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  
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  
奏佞譎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  
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是以羣小窺見宵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

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

也

此言不和之狀

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尚

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

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

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

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

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戰

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

以傾移主上此言不和之由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

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

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  
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  
誅覽不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  
秦魯之所消以為戒以上皆應前漢論事多如此考祥應之福省災  
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環設險詖之聚  
杜閉羣枉之門廣開撥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  
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  
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  
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  
更生重封昧死上恭頌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甚性公方自見孤立豈直道而不

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頌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  
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  
只常稱譽堪上故以為助乃見問與朝臣斷斷不可光  
祿勳何邪與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  
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門諸  
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又左遷堪為河東太  
守猛掘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門災其  
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  
稽首謝徵詣行在所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給事  
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  
事事失顯口會堪疾瘳不能言顯誣諸猛令自殺於  
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讓適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  
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按更生於正邪  
賢否之辨一編之中反復數四可謂深切也矣乃卒不  
能開孝及惑不明之君可與言哉恭頌自宣帝時管樞  
機至元帝立遂大用事伯蕭望之於獄殺之更生此對  
元帝之六年也是年堪猛黜賈捐之死又數年猛自殺  
其後京房嘗一言之亦死終元帝世敢言恭頌者惟更  
生房二人而更生忠懇卷卷又非房匹它如貢禹匡衡  
號稱大儒曾微一言敢及之者故皆致位三公而更生

甘心廢網不肯少誦精忠峻節千載之下猶高仰之彼  
貢禹輩視之真可愧死房事見後敘事篇○又元帝初  
即位諸儒薦薦奉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  
焉時地震赦天下幸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天地設  
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  
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  
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  
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又曰人氣內逆則  
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曰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  
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腑五藏  
象天六腑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臧病則欠伸動  
於貌又曰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  
明賢賢此聖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  
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延為平均今左右同姓  
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  
特顯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十之甚非愛人  
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  
未央建章其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及諸侯  
王國与其後宮宜為設真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  
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

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按奉所言不皆純粹故剋其要著于此

薛宣論陰陽不和疏成帝初即位宣為御史中丞執法舉中外總部刺史

上疏云云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

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師古曰允信也中竹仲反然而嘉氣尚凝陰

陽不和師古曰凝謂不通也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

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太率咎在部

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率劾妄為苛刻也

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

民過失譴訶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

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懼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不肅師古曰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王察焉上

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賦退稱進白黑分明密是知名

公永日食地震對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幸方正直言極

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幸永待詔公車對云云

陛下秉至聖之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

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見細釋以求各術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齒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昌盤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太中之道不立則各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彗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庶各不遠宜厚永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郵政事不慎舉錯婁矣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覆傾

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之喪閻妻驕扇日以  
不臧師古曰閻嬖寵之族也扇臧也臧善也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

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  
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  
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捨燕私  
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寵歸倡優之笑絕卻不  
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立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  
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母淫于酒母  
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  
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

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  
周德降言魯相督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  
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毀閭  
之亂賊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  
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  
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  
善在左右昔龍箴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  
有過事誠救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  
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  
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

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  
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  
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  
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每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  
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  
俊文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  
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  
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  
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  
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

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  
之吏錮廢勿用益用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  
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  
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  
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  
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而民畔者也臣  
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狎嚴父之明誠畏懼  
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  
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  
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



上帝不豫炳然其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主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見永其夏皆令罷方正堂策語在杜欽傳封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皆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發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未殺災異滿闕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湊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對日食地震皇右貴妾專寵所蔽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蕕弟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屢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云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涓涓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台安陽溥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竊忍陛下舍招招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晦昧之瞽說重

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時杜欽上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以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乘刺之心關陳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發夷無逆理之節始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缺時加未戊未土也王者中宮之節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惟陛下深戒之○按永欽所陳災異大抵皆婦俗後宮以黨王氏本不足錄以此篇頗得大學遺意姑存之餘皆削去

劉向上星孛等奏成帝即位石顯等伏辜更生

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占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乃集會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者其占驗比類

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  
終不能奪王氏權後見外家日盛遂上封事極  
諫見外戚類中向為人廉靖察道博精思於經  
術畫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元年  
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日昔周岐山崩  
三川竭而迷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  
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  
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懷不能已復上奏云云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  
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  
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望  
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  
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音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皇帝

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嘗數言日當食今當三  
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食率三歲六月而一  
發古今罕有異者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  
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  
並言夏桀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  
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於建十二月歷此皆易姓  
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  
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  
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張晏曰  
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也無雲而雷雷當  
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恤天下枉矢夜光應劭曰流  
人有畔心象獨張令而無音也

如矢蛇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以亂伐亂應劭曰災感襲月日

蘇林曰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也故趙高殺二世也師古曰野禽戲廷張應

野鳥入將去師古曰都門內崩師古曰長人見臨洮石墮于東郡

星孛大角以亡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觀孔子之言

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

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兩血

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

盛薄奪日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

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

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墮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

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

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之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

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

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

嚮世所同聞也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隳銷

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列氏故狼狽數好死亡

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十及紫宮有識

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伊

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頃口說然後可知

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

上朝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祿去公室權在

外家說見外戚類中○按是年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于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乃至張禹策上曰春秋曰食地震或為諸侯相侵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况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士氏○按禹以經術為天子師而其言乃爾視向之忠精為何如

李尋災異對

本傳尋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

為星歷除尋為史數與翟佚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厚遇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傳喜問尋曰若水出地動日月大度星辰亂行災異以重極言無有所諱尋對云云○時綏和二年京帝即位不改元

陛下聖德尊大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糜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云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滛吏之間宿留警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

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  
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  
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  
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  
為牽於女謁謁服虔曰謁請也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  
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管間者日尤不  
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  
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瑜師古曰瑜吉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  
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  
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

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  
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  
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  
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禁得作問者太白正晝經天  
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  
百里為品千里立表師古曰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  
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起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  
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  
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  
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過軒轅上后受氣  
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

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為后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

失色厭厭如滅鄭師曰厭音厭桑之此為母后與政亂

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

比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

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曰邪佞之

人誠可賤惡勿得人誠可賤惡勿得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

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

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

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當以

義斷之熒惑往來二宮周歷兩宮兩宮謂紫微太微作態低仰

入天門上明堂貫犀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為

當從尾北而今貫之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

犀為後宮之義也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

日奎為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龍軒轅也當門而

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

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張晏曰

貌佞巧依執微言毀譽暹類蔽善太白出端門孟康曰

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焚室

焚惑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

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

萌芽以盪滌濁滅穢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

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第時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宜深自改治國固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無雨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與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與也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

和善言吳者必有效於人設上曲辰夫而欲冬由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誤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溘落脈通師古曰溘謂經絡也備黨失綱則踊溢

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  
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參汝潁畎澮皆  
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燿燿震電不寧  
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台甫鄉士之屬唯陛下  
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丘聞地道柔靜陰之常  
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  
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  
中央連國歷州俱動有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  
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  
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

神折衝

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  
突為害者則能折挫之

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

謀所陵閭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

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

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

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

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

師古曰通人  
謂為達賢才

故

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不柱幹之固守聞於四

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



養未君之明者善養生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  
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俊如近世貞禹以言事忠切  
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  
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  
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此  
飛燕姊妹也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  
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  
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  
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  
聖德保帝位承六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

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  
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  
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  
之言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是時哀帝初  
即位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  
祖母傳太后尤驕恣上鉅不從尋善然來其語每有非  
常輒問尋尋對屢中後以朱博為丞相臨延筮受策有  
大聲如鍾鳴殿中以問博博李尋尋對曰此所謂鼓妖  
者也人君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  
所從生宜退丞相  
以應天變上不聽

杜鄴上日食對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  
孔卿侯侍晏為大司馬備將軍

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侯將軍臨拜  
日食詔率方正直言扶陽侯章育率鄴對云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善百里

頭擊鬪腦乃捕出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用百里奚秦以大治下和獻寶刑足

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諫臣聞

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

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

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

師古曰隱三年紀侯使履緌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婿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滅降也

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

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

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暗師古曰暗與暗同晝

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

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

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

為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

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

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

從令之美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

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

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番自絕猶受封

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  
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  
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  
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  
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柏雖隆魯為作  
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晦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  
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  
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  
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  
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

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  
天變不空保右世王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  
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  
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  
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鄴未拜病卒  
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故孝哀時社  
鄴敢譏丁傳而欽永不取言王氏其執然也

孔光日蝕對

光為丞相重竹傳太后指由是傳

遂策免光退問里杜門自守會元壽元年正月

朔日有蝕之歲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云云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

道成謹遵後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蓋用五事建用皇

極師古曰周書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

徵存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

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匿孟康曰眇行疾也側匿行甚

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矣歲之朝曰三

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廼正月辛丑朔日有

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

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

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

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勿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

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群臣思求

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故遠讒說之黨援納斷

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一之退去貪殘之徒進

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

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

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棗謀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

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擊擊而巳俗之

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其明無

可疑感

師古曰較明也音角

書奏上說

賜光東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

位次丞相按是時丁傳用事董賢隆寵王嘉鮑宣狼狽

言之而光所對况陳救窮正事而於貴戚按幸會微一

辭及之不惟有媿於嘉宣且有媿於杜鄴矣嘉以直言

死先代之相遂與董賢同為三公婚事之態亡所不至

始孔子所謂鄙夫者歟愚既錄其文不得不指

其實以示學者云王嘉鮑宣奏在變幸類中

王嘉論應天之道

元壽元年宜陵侯息夫躬建

言光又角星弟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

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

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

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丞

相嘉對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警戒

人君

師古曰見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

請顯示也

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

師古曰傳讀

略虛造幻效為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

天之道也守相有辛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

談說者云動安之危

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

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

師古曰若快

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若其調諛傾險辯

慧深刻也調諛則主息戰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

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

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誅惡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

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不

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武頓  
著見未聞將軍則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干戈器用  
監惡執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  
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一人請公車就拜  
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  
馬票騎將軍是日有食之重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  
數日又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辜過上繇是  
惡躬等。通鑑載此事於日食前。以上論災異其別  
見於外戚嬖幸事  
中者當互考也

###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

武帝建元三年上招選

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勅朱買臣吾立壽王司馬  
相如東方朔枚舉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  
臣辯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詰焉然相  
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舉不根持論好恢諧上以  
俳優畜之朔時直諫有所補益上使吾立壽  
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云云

臣聞漢世靜慈天表之應應之以為壽溢靡麗天表之

應應之以吳今陛下累即憂恐其不高也

師曰即日即堂下周屋弋

獵之處恐其不無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

為苑何必豎蓋屋郭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

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

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南維以西

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水也隴

隴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

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

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

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

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

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也又有抗稻黎粟桑麻竹箭

之饑土宜量平水多蠶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  
之憂故鄴錫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  
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  
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  
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死大虎狼之虛  
師古曰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  
讀曰虛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  
東西車駕南北師古曰亂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  
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是  
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

人也且毀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約於靈王起

音華之臺而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

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禹死不勝大願願陳泰

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

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

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

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

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

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

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

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與甲

兵修宮謝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踈闊也以孝武皆

有此事故朔為陳之是日因奏泰階之事延拜朔為太

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

云奏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時天下後秦趙未百姓多

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云云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

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七綵足履華鳥以韋帶劍師古曰

日但空用韋不加飾亮浦為帶師古曰以亮及兵木無刃兵木無刃服虔曰

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絮也言內集上

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

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

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號稱千門萬戶木土

衣綺繡狗馬被繡師古曰繡五綵也宮人簪瑇瑁

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

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

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

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

甲乙之帳各之以隋珠和璧天子執羣被馮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却走馬

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之要然時觀察

顏色古言切諫常用之又武帝嘗為齋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中郎東方朔碎戟而前曰董偃

有斬罪二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



於春秋方精思於六經而復以蘇麗奢後極耳目之欲  
乃國家之大賊人生之大域其罪三也上默然良久曰  
吾業已設教請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  
正處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  
善西  
酒北宮

###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  
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  
阻險射猛獸卒然邁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  
清塵輿不及還轉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  
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  
軫也豈不殆哉雖思金布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

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  
涉豐阜騁立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  
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  
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  
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  
者也故鄙諺曰家祭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  
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貢禹論節儉

元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是時年  
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時初元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糶塗而

不凋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畝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其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皇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凋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綈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其非其宜然非自知奢侈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真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陛下臣愚

為盡如太古難且少放古以自節焉史記語曰君子樂節

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特

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筭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也筭盛衣竹器音先

似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

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師古曰二

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言蜀浚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東西織

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子往太

詔見賜杯案蓋又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

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

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大猪食人至相食而廐馬

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

散充溢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夫不見

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弃天下

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

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

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

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

能自言戒星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

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受

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眾庶

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

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棄輿服

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

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

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

安城南死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

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

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

也故詩曰天難謀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

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

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  
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僕  
減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

谷永諫微行宴飲成帝永始二年遷京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

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云云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  
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  
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  
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  
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

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  
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眾賢不  
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

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

今黑龍見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

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際欲因擾亂舉兵而  
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

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慶謂斷决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

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

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

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  
酒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  
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登或成之赫赫  
宗周隳妙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威亦成也言火  
乃為喪妙所成怨其盛也威呼悅反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  
耽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濕也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  
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好陳  
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饋與  
中主食遜順而已無所必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象詩曰懿  
厥愆婦為梟為鳩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師古曰大雅瞻

近替也言幽王以愆婦為美實乃為梟鳩也婦謂褒姒  
也身鳴惡聲之鳥故以喻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  
以寵衰妙之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師古  
故生此災耳皇后及班重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減女寵至極不  
捷好之家可上矣師古曰上今之後起天所不如淳  
可上矣師古曰上今之後起天所不如淳  
趙李本甲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  
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子用刺李之  
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師古曰穿地為坑  
者言其非正榜筆磨於炮烙師古曰磨痛也炮烙紂所  
而又多也上令罪人行其上軒墮於炭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  
中笑而以為樂者反而除之師古曰反讀曰愾罪之明白  
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者反而除之師古曰反讀曰愾罪之明白

議効也師古曰掠答服多擊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答服至為人起責

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貴有錢儼託其名代為之主放

物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主

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衆之至貴樂家人

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賤僣輕無義

小人以為私客救難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

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酒媠媠溷殺無

別閔免道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

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

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

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

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

昌陵及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

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歛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

山糜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晉灼曰營表

發人家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

天灾異婁降饑饉仍臻流散充食餓死於道以百萬數

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

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

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妾言之誅漢

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  
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  
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  
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入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  
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  
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  
徵兆湯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  
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和奴車馬媵出之具克  
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  
再既之意抑損掖旁玉堂之盛寵

師古曰掖房皇后所居玉堂廢辛之舍也

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穽誅戮  
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

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

師古曰闕亦謂裁削之更謂更卒也

存卹振揀困乏之人以弭遠方

師古曰揀亦謂裁削之更謂更卒也

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公尸厚祿以

次貫行固執無違

師古曰貫照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

夙夜孳孳憂省無怠舊術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

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

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孰省臣言臣幸得

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師古曰成

世寬而好交辭又久無迷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  
李從微既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  
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  
有內應表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  
怒驚將軍商密趨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教過  
交道廐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  
永為太中大夫遷  
光祿大夫給事中

谷永論微行宴飲

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  
異尤數當之官上使備尉厚

于長受永所  
欲言永對

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  
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  
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墮首身  
膏野旱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

臣垂周文之聽小及芻蕘之愚有詔使尉受臣永所

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

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責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

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

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

委柩後復以屍達誠沒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季

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

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闈

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

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



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巡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章古曰行章之篇曰敦彼行章牛羊勿踐履言政化所及仁道雷被雖草木至賤無所殘傷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少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具象物窮奢極欲湛濁荒淫師古曰沈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難逃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序亂各徵者郵師古曰停也郵上天震怒災異曩隆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瀆水泉

歸出妖孽並見堯皇羅光飢饉存臻百姓短折萬物天傷終不改籍惡洽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以殺紂西顧此惟予宅師古曰不變乃眷然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宅夫去惡奪惡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善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及三十二百一遭无妄之卦運日天必先雲而後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灾異之最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為義直百六之灾阨師古曰直當也三難異科雜焉同會謂相參也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灾大異交錯鋒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孟康曰膏者所以潤八肌膚爵

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傳曰

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下詎辭曰關動壯飛辟

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詁占之詳也詎即妖字耳王者

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

困貧無以其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

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未黍不入今年

蠶麥咸惡百川流溢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有

餘比年喪稼時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

異穀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

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縵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

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也穀不登虧膳定屢

至損服以不暨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

抹之師古曰都國公風之詩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

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

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

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

恣所欲之師古曰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

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

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

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  
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  
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  
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  
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  
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沈  
為疏達與杜  
欽杜鄴略等不能洽冰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  
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異○愚按永之二疏可謂  
切矣然專攻主身及後宮而無一言及於王氏非忠臣  
也今以其文而錄之○又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  
皆引蒲葦白談笑出噓時乘輿怪坐并風畫紉醉踞  
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父疾新起上指畫而問曰紉  
為無道至於此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  
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上曰苟不若此

國何戒對曰所面于酒微子沈以告去也式號式擗大  
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謂  
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安班伯數  
言賢於谷未之二疏故附此○以上戒

###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  
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  
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從代  
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不復得故地  
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  
係上疏云云時帝十一年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  
恣而不制秦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  
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番翰  
得宜則嗣主  
安固故曰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疆敵為鄰能自完則足  
矣而淮陽之比大言臣塵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

國耳師古曰鉅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合制在陛下制

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王之行異布衣

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

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蝟毛而

起以為不可故斬云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義諸侯謂彭越

黥布等師古曰斬與交同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

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

兩諸侯師古曰兩諸侯梁及淮南而縣屬於漢為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

往來長安者自悉而浦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錢

用諸費稱此其甚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

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

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與

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

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鄭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如淳

謂立封界也或曰接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

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

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師古曰帝及太子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

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

除六國之馭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

國之既難必言智苟身三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  
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按此亦所難言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  
聞聖王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惑  
唯陛下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詎計徙淮南王武為梁王北  
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  
列侯詎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  
淮南諸子曾不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  
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  
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  
耳此人少壯豈能悉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執仇者大  
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  
志劍手以傷仇人之匈固為俱弊而已淮南雖小豈不  
嘗用之矣漢有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  
不便錐割而為四四子一也也予之報積之財此非  
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則軻起於下  
之間所謂候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聖慮

墜馬死詎自傷為傳無狀常與後漢亦死賈生之  
死時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王無子文帝思賈生  
言趣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  
王喜於城陽分淮南為三國書一為王三子以王之  
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  
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  
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韋氏曰四齊王膠東膠西  
菑川濟南王也。按史所以詳紀本末者以見詎前謂  
梁足以并齊趙後謂淮南王子之不可接王其說驗也

### 中山靖王聞樂對

武帝初即位大臣懋吳楚七

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強發稱侵削數奏暴其

過惡諸侯王自以骨皮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

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  
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答其臣使證其君多  
自以侵奪元三年代王登長少王發中山王  
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位間  
其效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祭歆思莫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

悲思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

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相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位荆軻不能復食也師古曰此謂悅首

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如博

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詭馬歲之後高臺既已築曲也又已平實墓生荆棘牧豎誇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

也師古曰於邑知氣貌今臣心結日又每聞幼眇之

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笑反夫眾响漂

山應劭曰山吹也聚蟻成雷明堂執虎十夫撓推

師古曰漂動也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既於陳蔡此乃丞燕之

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丞燕謂衆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

先裂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師古曰音

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弱揚之故也紛驚逢羅潏然出游

晉灼曰言皆驚亂也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然師古曰

法問可為出涕者也明月曜夜良蟲蠶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然雲列布杳冥書

昏塵埃掩覆昧不見泰山師古曰掃亦有何則物有蔽

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雍讒言之徒蠹

生師古曰蠹生言衆多也道遠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

聞社稷不灌屋鼠不重師古曰騰小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臣

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

於戚屬今羣臣非有良宰之親鴻毛之重師古曰良董也字者其簡

為帝兄

中白皮至薄者也。度字喻薄。鴻毛喻輕薄甚也。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惻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

### 霍光三老上救太子書

太子傳武帝末，衛后寵長江充用事，充與太子有隙，會不置事起，充因此為姦，遂至太子宮。

子有隙，會不置事起，充因此為姦，遂至太子宮。掘豔得桐木人，征和二年七月壬午，太子使客為使者，反捕充等斬之。遂即實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向等上言，太子反，太子其賊，三不得上怒，具羣下憂懼不知所出。霍光三老茂上，至百云云。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成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斃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閉塞而不通。太子進則



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不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懼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銖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出。

且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悟父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

車千秋復訟太子寃。上遂罷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後上深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谷永論梁王淫亂疏。梁王立荒。于嘉子也。鴻嘉中大傳輔奏立一日至十

一犯法不可誅止。恭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賢。妻立與園子姦。積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然望有惡言。有司察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獄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云云。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請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

外為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

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師古云。春秋為親者諱。詩曰。蕭蕭舍之。交積材木也。應劭云。春秋為親者諱。詩

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

情無疎遠皆昵近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汝驗既云

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効

力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獨以偏辭成臯斷獄亡益

於治道汗蟻宗室孟康曰蟻音漫師古曰蟻音林謂塗染也以內亂之惡披

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護增朝廷之榮華昭

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

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

心案事者廼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然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

舒師古曰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

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師古曰

蓋之則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

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者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

明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疏

之德為宗室刷汗亂之耻師古曰刷謂拭也其得治親之誼

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後建平中立後殺人天子遣廷尉

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愚深宮中獨與官者婢妾居漸

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去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去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

毛釐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規海內云云毛釐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規海內云云

國之難例疑同姓自景武迄于哀平未之有改其規管

以備任室者異矣是以有周卒賴宗疆之助而漢枝葉

翦落無以制內重之患豈非來由之法哉哉谷永之言

可謂知人矣  
以上西白室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八



